

思想蓝皮书
SIXTH ANNUAL REPORT

梦与马

M E N G Y U M A

何向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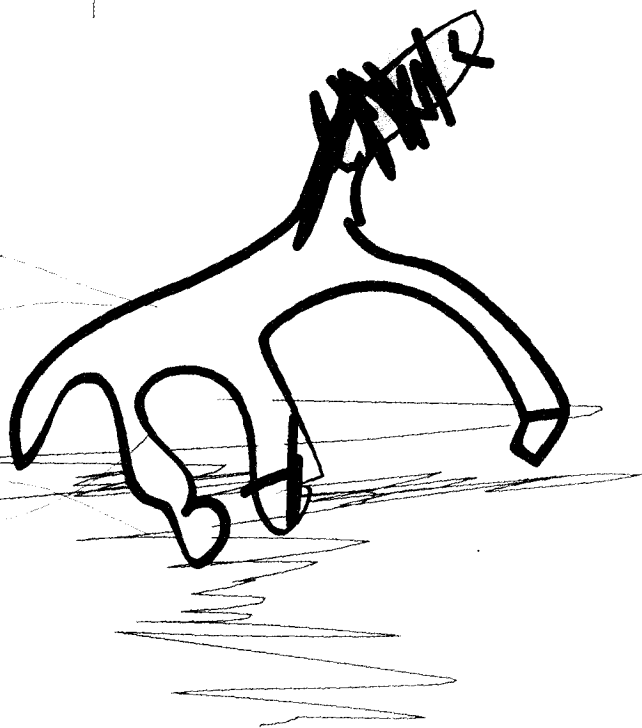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理想主义

梦与马

MENGYUMA

何向阳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与马/何向阳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9

(思想蓝皮书)

ISBN 7-5378-2431-2

I. 梦... II. 何...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读书笔记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261 号

梦与马

何向阳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38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5378-2431-2

I·2320 定价: 12.00 元



作者简介

何向阳 1966年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肩上是风》、《自巴颜喀拉》、《思远道》等。

责任编辑 席香妮
责任校对 马 峻 史晋鸿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工作室
(010) 64627077





目 录

逝者如斯	1
源	3
不长矮草的地方	13
大禹的寂寞	19
德之邻	23
如汝须眉巾帼	33
静谧与狂飙	45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	54
以梦为马	63
镜中水未逝	66
与曼殊斐尔的桌前谈话	69
重现的时光	74
小说里的自然	78
世纪留言	82
阿基米德支点	87

或深或浅	93
重读俄罗斯	99
为了告别的聚会	109
谁在赶路	116
有谁研究过城市的魂灵?	122
平民的世纪	129
一个人在路上	136
上海,何以成为纠缠?	144
从此人心坚硬?	149
三只悲剧里的狮子	162
不朽与女性	175

逝者如斯

不知不觉间，叠过的时光舒展开来，一条河似的开敞在他面前。

放弃，只是放弃，离开一个地方，再到一个地方去。归欤，归欤。他的归路走得干脆。时日无多而归心似箭，那方立定的书案就这样诞生于十四年的车辚马啸之后。

1

整个春秋的思想界好像就是这么着有一个无形的天平。一方乱世，一方孔子，不想做天平的老子留下一部天书样的《道德经》骑青牛西去了。初冬时节，站在几经修葺的函谷关烈风涌怀的隘口，看一点点下沉的夕阳染红了遍山的蒿草，苍茫的暮色渐渐合拢，在喉的却是那种与时地均不相宜的棘哽，我想说什么呢？为什么在那个山上眺望，我最怀念的却是孔子，最想知道的只是两位老人在入世与出世间做出相异选择的动机呢？

去卫赴晋，带弟子行至黄河岸边，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两位贤士的消息是比河床更深的鸿沟，挡在那里。一阵乌云卷过来，变成他眼中的阴霾，那话一定是含泪说下的——“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一旁立侍的子路走上前问

先生为什么不渡河，说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孔子为他的感慨下的注是：……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那经了河水放大的金石玉振之声，再度剖白了一心有为的孔子的有所不为。救世必以义为前提，这一点无法更改，所以他放弃了渡河到晋国去的念头。水流淌的是那样地美。尽收眼底的江山打动着这个一心要建立功业的人，但是彼岸却不可去。由此，孔子严格地将他活动的区域限定在黄河之南。以一条河为界，他以不渡完善着义的前提。

遗憾已无法考证孔子是站在黄河的哪一段说那些话的了。地图上没有标识。从卫国出来西行渡河入晋的话，又在哪一段呢？桑田沧海，黄河几经改道，如今的地图已不可能查出那个地点。心里隐约有那水脉的影子划过。我知道它不在我去过的风陵渡、太阳渡，去函谷关路上从车窗玻璃望见的黄河，整个行程里阳光在上面反射出的光芒灼痛着我。是呵，孔子言天不济他渡河的地点奇异地从版图上消失了。

“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当执射执御之论都成往事，孔子终在案几之上找到了他的位置。

孔子死后次年，鲁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祭奠，只不过世人需要的是他的礼和秩序，谁人说过“中正不苟”才是他的骨头？！后世将之比于圣人，然而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布衣之节由一种竹简上的理论化作一个具体人的过程里，谁人说起黄河在其中的转合起承？

那节黄河叠进生命最深处的地点，秘不示人，仿佛机密。

源

晋人成公绥在他所处时代曾有“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黄河”的感叹，那篇《大河赋》也确实写尽了百川之首的这条河的地理历史乃至人文叠变，置足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钦服于那对环境人文概括的大气，从首到尾，几找不出一丝瑕疵遗漏，昆仑、积石、龙门、华阴、砥柱、后土入诗，写出了黄河自发源到中原再到近海口的地理风物、朝代更叠以及围绕这条巨河的幕幕历史，因河而兴，因河而废，一个“河”字，穿越经流的不单是可见的山河地理，更有中夏、朔北、二周、三晋以至秦齐殷卫赵等的史的划界，这些已从现代版图中撤去的朝代在时间的湍流里打着漩，暗潜却也在河上留有它们炫目或辛酸的位置，这后一条河拉长延展着自然的水流，使人不止于昆仑积石或者华阴龙门，使人即便就是在龙门华阴乃至一块看似平常石头的砥柱石上也会不拘于具体的地质内容而剖根问底地必探测出历史水流的波纹。

这个意义上，“何水德之难量”一句，我是懂的。

“难量”的不仅在它的地理学或历史意上的源远流长，更在它作为地理历史的混合物而对一个朝代经年更替而骨核血

质亘久不变的民族心理人文精脉长期浸染以致已无分河人你我的波长。“水德”的大义在此。难怪古书中黄河的别名称为“德水”，载舟覆舟只言对于朝代更换中民众的力量，而还原为一个受众角色，民众不也是一方舟子，被水载养。驻足于已然已成动脉的河的每一段，会有自己能否承受得起担负得动的感受，前者是说恩泽，祖先的血流在里头，又耸然竖立而成每一条站立的河流，这样的黄皮肤，千里万里的黄金水波一样粘稠，分散着，汇聚着，在另一个地理的方域里创生着另一种长度与厚度；后者是责任，作为这激流与厚脉的代言，能否使说出的话不致走调，能否在这一条站立的河里融会凝聚了数万亿条河流的声音，从而传承出那条巨流的动天声响，它的疼痛，欢欣，辛酸或澎湃，喜悦和悲苦。谁个又能将它的命运历史一一数来？那寻访踏勘的力量又源自何处？这直立的水，被抛在长河中的任一滴黄颜色，该当如何才能描出一个全整的它呢。德水难量。咏吟里感叹多过疑问。成公绥只是代言。历朝历代，人事颠转，而已成定律的是：江河不废。

4

难怪唐人李白要以“天”喻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中，几乎是喊出的一句。在其后的“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对映下，破题而出，把个身世、时间、个体生命里具体的哀怨悲戚甩在了“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后面。当然，“黄河如丝天际来”具体到《西岳云歌台送丹丘子》一地一事，正如金人段克己“黄河一线天上来”所指在戊申四月的禹门，元人王思诚“黄河滚滚自天来”在砥柱三门，明人朱凝真的“神河浩浩来天际”说的是汉渠春涨，同为清人的王士禛“天上黄河万里来”、白衣保“水从天上落”、姚椿“报道银潢天上落”、魏源“黄河竟是天上涛”各写秦中、金堤、汴州到徐州河段以及汴泗一带河在人心中的势态，足见“一条横贯九州流”的洋洋大河在不同世代不同人心中激起的擎天波澜，“天”在这里似乎又越出了定律，而只道出了它的出处与生身，黄河究竟

所从何来，一直是历代史家和政府剖根问底的，这一点，与诗人们将之归于“天上”的想象不同，然也正如另一清人何棻的喟然一叹，“九曲弯环行不尽，几人真个到昆仑”，中游的人文兴盛集结了大批文人诗客，他们，包括生身西北、北至碎叶的李白，也将自己身世的周游与寄托放在长安附近。

倒是唐代另两位叫高适与岑参的诗人在边塞留下了大量诗章，高适《塞上》里的“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行”，与《蓟中作》中“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记述先后两次出塞的报国之心安边之志都留有不被重用的沉郁阴冷，然而他确也写出了“立马眺洪河，惊风吹白蒿。云屯寒色苦，雪兮群山高”的气魄，从武威到临洮，陇右的“洪河”或可考证为黄河，何况更有“长歌达者怀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的心高，“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的自贤，以及《塞下曲》中“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的狂傲，一个投笔而从戎，得建非常功的高适一扫了前期的求遇不达的郁闷，而慷慨矫健，其诗中到了后来也不见了前期两次出塞于边地看到的“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肃杀苦难，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等级不公，荒凉换作得志后，人的眼光总有不同，心境迁移，视界的事物也变了另一种颜色，闭门的清旷秋夜也换作了秋高马肥，尽管那几声“大笑”与“狂歌”确实一扫即便唐代的文人也染了的自恋与病弱，即便有更精彩如“长驱大浪波，急击群山空”句，还有我喜爱的“将星独照耀，边色何溟濛”的从景物人心刻透表里的功夫而得来的景物外文字下不易察觉的人的抒写，但是我仍然失望于他的那个中心，那个以放达与得志作为人生变量而围绕的那个世代文人孜孜以求的中心，正是这个中心，介入到他的诗作前后，风格虽同，但态度随角色而稍变，致使那诗的味道大异了，也正因了这个中心，使他的边塞诗并不怎么“边缘”，反而丝丝入扣，在更高的意义上没了与边地旷适野荒的那一种景色对

仗的慷慨，不是么？这只风筝，飞得可谓高远，却一直有些颤颤巍巍，辜负了高原干净明彻当然也寒肌彻骨的空气了。

苛求于高适的原因在，总想看到一个全整的自然，或者是一个公允于战事之上的地缘，不是一方一方，或者公婆相争之理笼罩了的大地山川，而就是山川自己，或者也有一个人在走在看，但是他的心平稳清正，他的文字或者诗写下来也不掩盖，或者就是在距真实愈来愈远模糊不清的历史上踏行，也能在厚如帷幕的沉叠里寻出一线道路来。

岑参是不是他呢？

开元五年到天宝八年的这三十二年岁月，从润州到晋州再到嵩山，无论搬迁还是求学，江南文化、山西文化与中原文化交互作用，从江边到河岸，移转的不只风景，这里，也有着人文地理的场景置换，文的底蕴，商的萌芽，还有中原经史传奇造就的外儒内道的文化，一个十五岁的孩童竟对道士隐者所从来的老庄哲思兴味非常，当然道家的山水也会在同样重进取的儒家文化之重镇中原风土的磨砺与熏染中一点点变化的，天宝二年天宝三年的河朔之游大大改变了他的气质，从诗中可以清晰见到太行山与恒山华北平原两座山峦的峻拔，清逸换作了豪壮，不能不说与他两度北渡黄河有关。不独唐人，整个一部煌煌历史，文人建功立业，多两条路径，文翰，或者马上；不独当时，士人从军，也多两个方向，北至朔方、幽州，西去河西、陇右，更西还有安西北庭，在今新疆境；高适赴边，约活动于河西、陇右一带，前后还有唐诗“三王”（王昌龄，王维，王之涣），然而北庭与安西，唐诗人中，据我所知，到过两地的，只有两人，两人之一，便有岑参；安西高仙芝手下做掌书记的日子，好像岑参并不愉快，“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或者“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好像总有什么绊着他向回拉似的，一边是“走马西来欲到天”的豪且壮，一边是“今夜不知何处宿”的落寞凄凉，天宝八年的岑参三十

二岁，已经觉出了一种像命运的什么东西在向后拉他，使那心绪不只是亢奋，而且还有一种底子的真实，那留给自己的怀乡，但是，不是的，倒不是那诗里流露出来的思乡情绪——岑参诗的格调篇篇如是，看出他不愉快的是史中查得这时期他几无一首写府主高氏出征的送诗，很有意味，一边是天宝九年高氏战场的节节胜利，一边是做着掌书记的执笔人的沉默，这个原因，让人不能不从一位诗人对战争态度当中去找，据说高氏征战极其残忍，老弱一律杀掉，这似乎已成人侵式战争的野蛮定律，然而诗人却沉默着，直到那首《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天府》长诗中，才发了言，却是写战场血腥过后的荒凉，“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的句子想高氏看得也不会高兴。所以那立功也变得可疑，以致“乡路”与“归期”多将起来，“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几乎是他第一次出塞的总结了。公元七五四年，天宝十三年，三年的长安好似回到少时的隐居生活之后，北庭都护封常清邀作节度判官，第二次出塞造就了岑参的边塞诗名，天山北麓的庭州是现在新疆的吉木萨尔，属昌吉回族自治州，然而冰寒、迢遥与严酷，反而在封常清的友情与知遇里变作了恢宏，而不是乡愁，这一点很重要，于是自然的，那战争的酷冷也换作了将士的意志，岑参的对于战争的沉默终结了，相反，他最有名流传广的诗都是写征战的。“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是年少时候常背诵的，后来知道了殷璠在《河岳英灵集》说的“语奇体峻”，再看另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北风卷地白草折，胡风八月即飞雪”引出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便有了并不轻松的感受，不是赏景，那里面的赏意与才情放在战争的大背景里怎么也让人的不舒服，正如血戮的动作，硬要给它一个慢的写意镜头，硬要用了艺术滤掉根本与艺术无涉的真实，虽然也会一时看了好看，麻醉一般，却抹平了残忍在人心本应激起的公愤，诗确

是好诗，如果不是那战事的背景放在后面，如果单从纯诗去看。

然而！这首诗，虽然也有“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有“瀚海阑干百丈冰，愁去惨淡万里凝”，有“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的边地艰辛，然而已然化为了将士意志的表现托衬，心境是好过了在高氏府下，证明是高氏府下第一次出塞期间几无一首的送行诗，到了二次出塞的这一阶段，出现了使诗学家认为将唐代边塞诗推至峰顶的正是以战事为背景的送封氏的大量出征诗，很有意思，封氏一个人的作为可以改变一个诗人的对人事的看法，这个跳跃，又是如何在岑参心里完成的，值得究探。所以，“三军大呼阴山动”的气概压过了“战场白骨缠草根”的沉郁，岑参的调子一下子高亢起来，思乡之情在这里几找不见，反而是“誓将报主静边尘”，对应于“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的，却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这里，他最著名的诗几乎篇篇写给封氏，《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也篇篇如殷璠叹说的“语奇体峻”，单“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一句就足以够得上这个评价，边地天山，确一洗岑参来自乡园抑或更来自未有知遇的哀凉愁怨，这里，风情景物是无比大的，两次出塞所距不远，况且北庭在地理意上还远过安西，然而，岑参的思乡却在更远的地理领域中无所表现，乃至让人觉着荡然无存了，这里，怕也不是长了六年的年龄阅历，那么，封常清这个人在岑参的诗格调里不能不说至为关键，感恩与知遇，是一个文人最易动情之处，表达的方式就是可以写下的文字，对于高氏，岑参没有这份恩和遇，则几无一诗送其出征，封则不同，岑参被以节度判官身份相邀，且相处和睦，骑马击剑，岑参已不只以书生身份投入边地，而俨然也能参与部分辅佐事务，所以那送封氏出征的诗也确发自内里，没有什么应酬和矫情成分，历史对封的评议也高于对高

仙芝,比如“每出征或乘驿,私马不过一两匹”的俭朴作派,贫孤出身的他似乎并不志在用流血去邀功,而只坚于守御的使命,当然无论史册如何,作为一个边地将军是不可能在他那一任里不流血的,征战,平定,这些安全的文字后面,其实确是白骨缠草的,当然战胜一方如何对于虏兵老幼是另一回事,也许封比高做得好,但是知遇在这里所占的大比重似乎也使岑参获得了边地豪情的同时也陷入了对诗本源意义的盲视,诗与血又如何搅得到一起,这里,个人,百姓,有了倾斜,所以每读边塞诗,每每感叹于它大气象同时,也心里陡然一冷,对于那气象背后的东西有了警觉。

倒是元代一个不怎么有名的人写下的诗教我观之震动。不怎么有名,是指此前在我不短的求学生涯各级语文课本诗词大家集成或者历代文学史中从未见到过这个名字,或者也有介绍,因为言简而忽略了?

这个人,名叫萨都刺,从名字看不是汉人。至今我看到的他写黄河的诗有两首,其中一首还是写古黄河的,诗中看好像在下流,根据“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可以推断是写改道之后的古黄河的,大约在汴梁一段也未可知,这位诗人看到如畴的田亩,想到的却是人——“堤长雁麦秀,不见筑堤人”,这节跳出景外让心怦然一动的诗句,不仅是沧海桑田的变迁之感——它在这里也嫌小了,而是,何以睹物思人,而且又是那一个被诗情文心均遗忘得干净了的底层群落呢?!萨都刺的另首诗题为《早发黄河即事》,文辞朴素到识字的小学生都能读懂,在曙色、树林、树墟、茅屋、垄丘的景致里,却是“官租急征求”和“夜有盗贼忧”的生计不保,相对于此,他写了“长安里中儿”类的富家子弟——“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绣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筹”,确是“生长不知愁”地衣着无忧着,然后笔锋一转,“岂知农家子,力穡望有秋”,他们凿实也是短褐不完整,粝食粗食都吃不饱,还有“上以充国赋,下

以祀松楸”，以致在修堤筑坝中“饥饿半欲死”，于此，诗人发出了“古人有善备，鄙夫无良谋”的哀叹，但还是要“我歌两岸曲，庶达公与侯”，尽自己传达民苦的责任，虽然也知道更多时候，这样传达的结果大约也争不得谁人立听与动容，所以会有诗最后两句出来，写底层，更是写自己，“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这幅形容，可能距那一个征服者的团体有些远，真正凉的倒真不在短发，而是内心，站在那样一个风中岸上，解下的那样一些生计的疾苦，作为一个也许就是征服者蒙古族团体中的一员，他所看到的汉人，应就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诗中一句“河源头上来，趋下性所由”至今并不能太读懂，但是整诗的旨意明确得很，甚至与他所处的时代阶级民族均不相容，萨都刺也说到了“天上来”，放在诗里，却看不出居于事外的慷慨，倒是沉涩，也许更有反讽，这一点，是与唐代大诗人们言及“天上来”大不同的，与历代诗人的借河言志抒臆也有着划分，“天上来”里，主观的个人的少过河本身，那个沉默得多的对象，萨都刺竟做到了这一点。

10

唐代边塞诗在文学史上确评价甚高，然而人看到的只是奇崛的意境与异域的风情，雪大如席也好，石大如斗也好，环境之外呢，人，真正能画下的就只有自己了，功名也好，怀乡也好，所围绕的大多是一个“我”字，环境之中的“我”这个真正的异乡人盖过了环境中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唐代的“我”确是太过庞大了，以致对那一个比一个诗人个体更其庞大的群体民众“他们”有些视而不见了，以致“他们”没有面目，只成了被征服的对象，统治者因为疆土的争战要完成的，诗人也以诗助着力，以致功业之上，没有了诗应该坚持的另一项内容，不能不说，这是我失落于边地诗的地方，反而，萨都刺，一个元代的少数民族人，其诗中却充满了对他那一朝代民族的征服者——汉人——的体恤同情，真是眼光大异！唐代的汉人大诗不绝，甚至高峰争雄，然而对于虏役却一律斥之诗外，没有感